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丙午六月二十日作

魯迅舊詩新探

吳奔星 著

鲁迅旧诗新探

吴奔星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12,9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书号: 10100·481 定价: 0.45元

责任编辑 顾关荣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

前 言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许多小说和杂文无不洋溢着诗情画意，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都是可以当做史诗来读的。他虽然从不自封为诗人，也不看重自己写的新诗和旧诗，但他对于祖国诗坛的情况和诗歌的发展，总是密切注视、无比关切的。他自己的创作道路，始于诗而终于诗。他是以写作《别诸弟》之类的旧体诗和《摩罗诗力说》等诗论进入文学生涯的，一直到逝世前夕，他还在回忆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狱中诗，而且写下了充满激情的回忆录。他的一生诗虽不多，但他是真正的诗人！他在“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过程中，无不表现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风云，无不表现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在诗的艺术形式上，他继承了民族传统，而又突破了民族传统。至于在思想内容上所反映的社会风貌，更是鲜明而突出，即使把他的诗混入任何时代的诗集，人们都会欣然发现：啊！这是鲁迅的诗，它跳跃着时代的脉搏，回荡着历史的风云。

鲁迅的诗尽管为数不多，却是他全部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诗同他的其它作品一样，记录了他的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思想动态。在欣赏他的旧体诗时，经常可以发现鲁迅和我们同在：不仅在朗诵“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时候，会使人感到鲁迅的憎爱分明；即使在低吟“惯于长夜过春时，挈

妇将雏鬓有丝”、“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时候，也会发现鲁迅的音容宛在。在“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字里行间，会仿佛看到他的伟大的形象；在“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月下行吟，会听见他的愤怒的呼声。从“十年携手共艰危，以墨相濡亦可哀”，可以想见他徘徊斗室，无限深情；从“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可以看见他翘首云天，寄情海外。四十多年来，寒来暑往，学习鲁迅诗歌，其所以爱不忍释，实在是因为鲁迅的音容笑貌，无时不在。

最近三、四年来，我又从新学习了鲁迅的旧体诗，特别对其中一些代表作，本着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相统一的原则，写下了若干心得体会。由于在学习过程中，参阅了有关鲁迅诗歌的许多专著与论文，深受启发。在吸取一些有益的养分的同时，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也对某些同志的个别论点，表示自己的看法，希望读者对同一首诗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只有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才能取缔“一言堂”，使大家的思想活泼，不致僵化。至于我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则毫不自信，希望通过拙著就正专家、求教读者。

关于鲁迅诗歌的评价，曾流行所谓“偏低”或“拔高”之说。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该高则高，该低则低。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得到认真考虑；肯定它，不必“捧杀”；否定它，不必“骂杀”。因为“捧”与“骂”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至于这本小书之所以取名《鲁迅旧诗新探》，首先是因为“新近”才敢于从思想与艺术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对鲁迅

I

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旧体诗进行初步的探索，并非因为自己有多少新颖的创见呈献于读者之前。其次，也因为“旧诗”与“新探”在字面上正好对称，便于称呼，并无其他微言大义。

这本小书并非一时之作，其中大部分陆续在近年的报刊发表过。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四十五周年，特结集成书。它之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我对的热情鼓舞和大力支持，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叶圣陶先生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的战友，他以八十七岁的高龄，欣然命笔，为本书题签，对个人是莫大的鼓舞，对后辈是长远的纪念。北望燕云，心情激动，谨祝他健康长寿。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旬

目 次

前 言	(I)
鲁迅旧体诗的思想艺术特色	(1)
鲁迅旧体诗的形象思维及其构思规律	(15)
鲁迅的两组七言绝句《别诸弟》	(32)
《自题小像》究竟写于何年何月?	(39)
“神矢”小议	(47)
“荃不察”小议	(53)
上台杀人 下野念佛	
——读《赠邬其山》	(62)
“怒向刀丛觅小诗”	
——读《悼柔石》	(69)
“佳人”小议	
——读《送O.E.君携兰归国》	(75)
《湘灵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	(84)
深入浅出 如见肺肝	
——读《南京民谣》	(93)
坚定的革命性 光辉的座右铭	
——读《自嘲》	(97)
“横眉”小议	(106)
《无题〈“洞庭木落……”〉》一诗的艺术构思	
——兼谈鲁迅对《离骚》的评述	(110)

“只研朱墨作春山”	
——读《赠画师》	(121)
读《题〈呐喊〉》与《题〈彷徨〉》	(125)
“又为斯民哭健儿”	
——读《悼杨铨》	(137)
后期的两首五绝	
——读《无题〈“禹域多飞将”和“烟水寻常事”〉》	(142)
生活的道路 战斗的方向	
——读《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51)
“于无声处听惊雷”	
——读《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162)
长夜将明 闻鸡奋起	
——读《秋夜有感》	(167)
“起看星斗正阑干”	
——读《亥年残秋偶作》	(178)
校后小记	(183)

鲁迅旧体诗的思想艺术特色

鲁迅一生写了不少诗歌，现已收集的近八十首。除六首白话诗外，都是旧体诗。其中有骚体诗、歌行体诗（古风）和近体诗（五七言律绝）。这些诗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丰富了我国悠久的诗歌宝库，发展了我国优秀的诗歌传统。

鲁迅并不以诗人著称，并不以主要的精力写诗。他偶尔写些旧体诗，既非为个人消愁解闷，也非与朋友唱酬节令。他之所以把旧体诗书赠国内外友人，主要是为了在言论极不自由，文字之狱随时出现的黑暗年代里，突破敌人的封锁，表达自己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因此，从现实斗争中来，为现实斗争服务，洋溢时代气息，充满斗争精神，是鲁迅旧体诗特别令人注目的思想特色之一。

鲁迅的旧体诗，除了早年写给诸弟的部分抒情诗外，绝大部分是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的。恩格斯曾经引用一个罗马诗人的话：“愤怒出诗人”。鲁迅的旧体诗大多是“怒向刀丛觅小诗”，凝聚着阶级仇和民族恨。众所周知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青年鲁迅在日本东京以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背景写成的一首七绝，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诗一开始表明当时的祖国无法逃避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统治与欺凌下的旧中国暗无天日的悲惨景象。在封建势力的

愚民政策统治下，人民大众尚未觉醒的当时，鲁迅仍然通过寒星以“寄意”，誓为挽救危亡的祖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确是青年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和结晶。鲁迅在一九三一年重题此诗，使这首诗跨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广泛传诵，焕发更加鼓动人心的战斗精神。

另一首广泛传诵的七律，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光辉杂文的主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更是一首从现实斗争中产生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诗。当我们读到头两句诗，就意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处于“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统治下必须经常避难的悲愤心情；当我们读到三、四两句，旧中国人民的痛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同时涌现我们的心头；当我们读到五、六两句，就象看到鲁迅拍案而起，为了拯救千百万“孺子”，化悲愤为力量，“横眉冷对”阶级敌人，并与之勇敢战斗的英雄形象，的确是“愤怒出诗人”！

至于一九三二年写的著名七律《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对敌斗争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态度的高度概括。鲁迅，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代表，面向凶恶的敌人，无所畏惧。诗的头两句表示：面对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必须抛弃幻想；三、四两句，以象征的手法表示：面向强大的敌人，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过闹市”要善于“破帽遮颜”，决不赤膊上

阵；“泛中流”要敢于“漏船载酒”，决不悲观失望；始终坚持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诗的五、六两句，表示要认清敌我，采取各不相同的态度。这实际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目的的清醒认识的高度概括，闪耀着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光辉。诗的七、八两句，表示面向狡猾的敌人，必须采取“壕堑战”，进行持久战，在任何政治气候之下，决不动摇，直至战胜敌人而后已。

一九三三年六月写的七绝《悼杨铨》则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及时揭露。“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民主人士的血腥罪行的极其悲愤的揭露和控诉。从“何期”一句看，在白色恐怖中，进步人士的身家性命毫无保障，随时都可能为战友的牺牲而痛哭流涕；从“又为”一句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惨遭毒手的又何止杨铨一人！面向如此严酷的黑暗现实，即使已经失去革命“豪情”的人，即使不关心国家兴亡的人，也要惊呼人间何世，从而奋起战斗。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只能使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共同战斗。

从以上的例证看，充分表明鲁迅的旧体诗是在现实斗争中产生，又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只要阶级社会存在一天，这些诗篇就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和现实意义。鲁迅称叶紫的小说“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的旧体诗，也是对内外反动派的答复，正如他所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三闲集·文学革命》）由于鲁迅的旧体诗产生于现实斗争而又服务于现实斗争，从而，“文学是战斗的”

这一思想特色，就更为显著。

三十年代是阶级斗争真正激烈的年代。因而同阶级斗争紧相联系，对中国人民的苦难表示无比关切，是鲁迅旧体诗的另一思想特色。

在鲁迅的旧体诗中，不止一次地描述了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从二十世纪初期到三十年代，旧中国不是“风雨如磐闇故园”，就是“如磐夜气压重楼”。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民处在“遥夜迢迢隔上春”的环境中，精神状态是“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在“故乡如醉有荆榛”的混乱政局中，“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是了了分明的。自从国民党反动派篡夺政权后，中国人民就在屠刀下过日子。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鲁迅就通过一篇题词：“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子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对严酷的白色恐怖进行了揭露；并在《赠乌其山》一诗中，以“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的诗句，对反动派一贯屠杀中国人民，而且越来越多的血腥现实，通过一个日本朋友二十年间的观察，作了历史性的指证。鲁迅的旧体诗，首先关注的是在反革命军事“围剿”下死伤、流离的苏区人民。如《二十二年元旦》：“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不仅揭露了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顽敌轰炸苏区人民的罪行，而且以“寒村”和“租界”相对照，指控了蒋政权勾结帝国主义，保护租界上的洋大人，以及依附洋大人的大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又如同年写的五绝：“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对国民党反动派滥炸苏区人民作了进一步的揭露与讽刺。所谓“逸民”就是“子遗”。他们家破人亡，住在临时搭盖的窝棚里，形影相

吊，只能喝几口清水苟延性命。通过“玄酒颂皇仁”这一反语，表现了无可诉说的悲愤。至于《无题》的“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腥红浣战袍”和《湘灵歌》的“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对于反动派屠杀湖南人民的血腥罪行进行了揭露，尤其表示了不胜今昔之感的痛恨心情。本来是“碧如染”的湘水，经过一场大屠杀，湖南人民的鲜血流入湘水，竟改变了颜色，成了“胭脂痕”，血流成河，令人惊心动魄！

其次，鲁迅的旧体诗对国统区苦难深重的人民也表示深切的关注与同情。在国统区的人民群众，总的说来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受剥削，中国人民的身家性命是毫无保障的。正如鲁迅的一首歌行体诗所讽刺的那样：“要能受，蛮如猪罗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公民科歌》）鲁迅最关切的是中国广大妇女的命运。如《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写一位家破人亡的姑娘，被迫充当豪门的侍女。正如许寿裳所说：“这是一方写豪奢，一方写无告，想必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的所闻”。在旧社会许多良家妇女为衣食所迫，流落为歌女。如“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题二首》之二）显然是苏州姑娘在沿门卖唱。又如《赠人二首》：“明眸越女罢晨装，苧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秦女端容理玉笋，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前者写一个从浙江鱼米之乡出来的姑娘，一面卖唱，一面怀念遭受旱灾的家乡的亲人。后者写一个从陕西一带来的少女，长于

弹箏，心情激动，箏弦断绝！在鲁迅的笔下，所有这些江南的、西北的少女，都不是忘乎所以，出卖灵魂的人，而是被迫流亡，念念不忘故乡的人。

身在旧社会，心向新社会，面向黑暗，预见光明，是鲁迅旧体诗的另一思想特色。

鲁迅旧体诗的这一思想特色，是在充分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分崩离析、必然没落的腐朽本质和历史趋势的思想基础上出现的。例如一九三一年六月书赠日本友人的《无题二首》之一：“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就表明了反动政权江河日下无可挽回的没落景象。把握了这一点，对鲁迅在旧体诗中期待新社会的出现，预见光明面的到来，就好理解了。如一九三三年一月写的《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苍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就突出地表现了这样的思想特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多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都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妄图发动第四次反革命的军事“围剿”。正是在这样的斗争现实上，鲁迅给日本画家书赠了这首七绝。头两句对两种反革命“围剿”的滔天罪行作了形象化的揭露；三、四两句便是诗人请求画师，运用崭新的艺术构思，画出红色的“春山”，结束“千林暗”和“百卉殚”的局面。一个“新意匠”的“新”字和一个“只研朱墨”的“只”字，包含了诗人对新世界、新社会的坚信不疑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不折不扣的。又如一九三四年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更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迫切期待改变黑暗现实的思想特色。诗的一、二句，十分形象地揭露着：在内外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人民群众流离失所，转徙沟壑；

反映人民痛苦生活的文艺活动，也被压迫得无声无息，整个旧中国成了“无声”之处。但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并不悲观，他心潮澎湃，想得很远，处于“无声”的国统区，却听到震撼反动统治的革命的春雷！诗人深知，只有“惊雷”才能轰垮三座大山。

把这首诗同一九三二年写的《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相对照，更表明诗人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年代，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尽管“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但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日薄西山，溃灭不远；而革命力量和革命文艺却如“劲草”益肥，“春花”更发。这正是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产生的思想基础。

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鲁迅写了两首关于秋天的七律。一是《秋夜有感》：“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一首是《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耸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两首七律在构思上有一个相似之点，最后两句都寄托了作者对革命胜利殷切期待的思想感情。《秋夜有感》一诗，前六句都是对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控诉，最后两句“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对当时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深入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从而在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实的白色恐怖中，产生了“新凉”的感觉。至于《亥年残秋偶作》就可以更进一步看到黑暗的消逝和黎明的到来，最后两句明确地暗

示出：天快要亮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社会快要出现了。鲁迅旧体诗中的这一思想特色，是同他晚年学会了辩证法，世界观起了巨大变化，洞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分不开的。

通过诗篇的题赠，维护或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是鲁迅旧体诗的思想特色之一。

鲁迅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定居上海，度过了生命史上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的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但鲁迅却能清醒地把国家关系和人民关系区别开来。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是中日两国的统治阶级造成的，但中日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友好往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半年，发生了“一二八”上海战争，闸北变成废墟。三义里有一只丧家之鸽，为日本画家西村真琴所收养，并带往日本，但不久死去，西村把牠埋葬，称“三义塔”，并写信给鲁迅，征求题咏。《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有这样的记载：“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这首“聊答遐情”的七律是“奔霆飞燹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首先揭露并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上海的侵略，滥炸上海人民，并殃及飞禽；其次表彰了西村博士通过养鸽、葬鸽，维护日中两国人民友谊的高尚行为，再次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发扬精卫衔石的精神，填平“一衣带水”的鸿沟，并以坚定的信念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逆流；最后预言中日两国人民在

“度尽劫波”之后，将如兄弟一样世代友好下去。鲁迅的预言经历了四十年，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成为现实。

在“一二八”上海战争后半年，即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鲁迅为送别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写了一首七绝：“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一、二两句把上海战争后的凄凉情景，看成山本初枝归国的背景；三、四两句说她在战后归国，自己并没有诗送给她，只是从内心深处祝愿她一路平安。诗写得清新、自然，韵味无穷，表现了鲁迅对日本朋友极其深厚的关注之情。

鲁迅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关系最深的是众所周知的内山完造（1885——1959）。《赠邬其山》一诗，以“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开端，通过日本朋友内山对旧中国的长期观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可以说是一部压缩了的官场现形记。这是把反动派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由长期定居中国的外国朋友作旁证，比中国人自己揭露反动派的丑恶行径，更为深刻有力。

另一位众所周知的日本学者增田涉（1903—1977），同鲁迅的关系可谓义兼师友。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写了一首七绝《送增田涉君归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这首诗音韵谐婉，感情深厚。日本的“秋光”胜似春光，鲁迅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已有深刻的感受，所以在送别增田涉时，才有“心随东棹忆华年”这样一往情深的警句。

另一首《送O.E.君携兰归国》：“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则